

日本短篇推理小說

17 火車站殺人事件

神探柯南系列

——No.1 好友的到訪——

這天，柯南收到了一封來自大版的信，信是服部寄來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嗨！柯南！我是服部，預計九月八日會來東京，到時候會來找你……。」

九月八日晚上十一點二十五分「小蘭姐姐！你好了沒？」柯南望著房門叫著。唉！小蘭這傢伙怎這麼慢啊！

「呼！好了，柯南走吧！」小蘭從房裏走出來，穿著一身的水藍色裏頭白色襯衫，毛利小五郎已招呼一輛計程車來了；待他們坐定後，就直接往火車站去。

米花町火車站「叭~~~」一輛火車正停靠車站，因正值深夜所以只有三三兩兩的旅客，服部下了車站就看到了毛利他們。

「嗨！小蘭！……柯南你也來了啊！」服部熱情的說。

「是啊！叫他睡覺也不肯！非要到車站來接你不可……」小蘭如此說著。

和葉也跟著服部來到了東京，站在一旁看他們閒話家常，心中非常不是滋味，因為他們的穿著……真像情侶裝呀！而且還這麼親熱的……簡直是要把她氣死了。

「咳！我們該到那裏去？」和葉清清喉嚨的問著。

「哦！當然是去小蘭家……」服部高興的說著，完全不知道和葉的心思。

「對呀！服部，你的房間已經準備好了。和葉！我不知道你也會來，所以只好和我睡同一間了。」小蘭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事前服部並沒有提到和葉也會跟來的。

「哦！沒關係的~跟你睡在一起也很方便的。」和葉心裏想著，方便監視你的一舉一動；要拐走服部得先過我這一關！

「方便??」柯南他們不知道她的語意不解的問，但是和葉已經快的哼著歌走了。

「啊！哇~~~~~」一聲尖叫聲在這冷清的車站裏驀然響起，為這安靜的夜劃下了不安定的訊息。

「小蘭姐姐！我們去看看。」柯南拖著小蘭的手直往前奔去，毛利及服部他們也不約而同的往事發地點跑去。

只見火車最後一節車廂裏倒了一個人，年紀大約五、六十歲；旁邊站著一位大概十七、八歲拿著凶器的少年……。小蘭一看到那位少年不禁怔住了，這……

他的臉長的很像新一……。

「讓開！我們是警察！」目暮警官與高木刑警相偕而來，現場已出現了許多警察；顯然的有人去報案了。

突然，柯南的身子震動了一下，目光跟隨著剛從另一車廂走出來的黑衣人，是他！柯南作夢也會夢見的人~黑衣組織之一的成員：杜鬆子酒及伏加特！使工藤新一變小的始作俑者。服部看到柯南的不自然，順著他的眼光望向黑衣男子心中已明白幾分。

「警官！真的不是我做的……」那名少年對著目暮警官說，但是目暮警官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話，拿起手拷就要往他的手上套去……。

「等一下！目暮警官！人說不定不是他殺的，而是與他同乘一班火車的人！」

服部語出驚人的表示。但目暮警官可不這麼想；「物證已在他的手上；案發當時他又在被害人的身邊，所以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好了！我們走吧！」目暮警官說著又要把手拷套上那位少年的手上！

「慢著！目暮警官！再調查一下好嗎？說不定……說不定人真的不是他殺的！如果人真的不是他殺的話，那麼以後要調查的事就比較難了……」小蘭竟也幫著說話，又轉過身來求助毛利小五郎。

「咳……嗯……我說目暮……這還是調查一下好了！讓那些孩子知道真相死了這條心，你也好辦事。」毛利受不了小蘭的哀求只好說了。

「好嘛！好嘛！目暮警官……你就答應了吧……這個大哥哥不像壞人啊！倒是這邊那兩個穿黑衣的叔叔比較像壞蛋！」柯南邊說邊指向黑衣人。

「嘖！」杜鬆子酒狠狠的瞪向柯南，柯南故作害怕的躲在小蘭的背後。

「好了！爲了要查明真相，先聽聽案發經過再決定各位是否放行。大家應該沒有異議吧？」目暮警官向著大眾發表結論。只見大家異論紛紛，不過也沒有反對的聲音，他們都想見警官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

目暮警官對著毛利小五郎說「毛利老弟既然對這件事感到懷疑，那就交給你去詢問嘍！好好的做，不要輸了這個從關西來的傢伙！」

「哎呀！我就說嘛……他是大名鼎鼎的毛利小五郎耶……」

「是他呀！沉睡的小五郎……他破了許多迷離的大案件……我現在還感到深深的佩服呢！」大家七嘴八舌的談論著以前的案件；看來大家爲了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都不會放過看毛利小五郎的現場推理秀，自然更沒有異論了。

「哼！我可沒有空閒陪你們在這裏玩家家酒！」杜鬆子酒不奈煩的說。

「大哥……」伏加特緊張的說。

「警官……資料已經出來了！受害者——勇紀則夫，現年五十六歲，是一家規模很大的電子公司老板！」一名警員匆忙的拿著一份資料跑來報告。

「哦！好！現在就請發現這件命案的目擊人說明。」目暮警官職業性質的說著。

——No.2 火車列車殺人事件——

「好的！我是上火車到這個車廂時看到那名受害者倒在地上，頭上還泊泊的流出鮮血，那時候這個人……」指著那名少年繼續說「這個人坐在座椅上，手中就拿著凶器……當時我就驚喊出聲了……」第一個目擊現場的人如此的說著。

「嗯……」服部蹲在死者的身邊，東看西看的檢查有無可疑的地方，之前跟工藤的比賽因為太過在意及心急才會輸了，這次定要讓目暮警官另眼相看；因為事實真相只有一個！

當然了，柯南也在東找西找的找尋破案的線索，柯南已發現屍體的怪異現象。

「頭部遭受撞擊，但這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應該是這裏！」服部指著死者的頸部，傷口只有小針孔大小，但其四周圍泛著青黑色。這於柯南的推斷一樣！

「但這也不能斷定不是他做的。」目暮警官指著那位少年說著。

「沒錯！所以，我要先聽聽之前死者上來時的狀況！麻煩大家報上自己的姓名及上車的時間和所看見的情形。」服部向著大家說著望著目暮警官。

「嗯！」目暮警官示意旁邊的警員做筆錄。

第一個是名叫涉谷的男子，「我是車掌！那位受害者上來後就直往最後面走去，後面跟著一位女士及那兩位穿黑衣的男士，過了一站後，一位戴著黑帽及紅色大衣的男子進來，突然一名醉漢衝到駕駛室門外用力撞門大喊要下車，然後那位穿大衣的男子不小心踩到了……」車掌指著服部又繼續說「踩到他的腳後走向後車廂！」

毛利轉問服部：「服部！真是這樣嗎？」

服部無奈的說：「對！那位高大男子踩到我的腳，那時簡直痛死了！」咦？等等……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對……。服部正在思考時，另一個人開始說話了。

「嘿~~我叫永森裕一，今年 32 歲，因為在前二站時，錯過了下車的時間……所以去要求下車……當時駕駛室根本不讓我進去，所以我在那裏吵鬧，那位車掌先生就來制止我，最後我只好又回到座位上後來又想吐，就迷糊的……應該往洗手間去了……現在想想……那時候，我好像有看到一位女士……啊！對了！她在洗手間裏，我等到她出來後才進去的。」手指著一名穿著短裙，容貌美麗的女子。

「我叫中野美香！今年 27 歲！沒錯，我是跟在那老頭後面上來的，上來之後就直接坐在最前面的車廂，後來去上了一次洗手間。」俏女郎吸了一口煙後才緩緩的說。

「我們是去辦事的。上來後就坐在靠窗的位子了！沒有離開過。」杜鬆子酒冷冷的說。

「哦！我叫黑羽快斗，今年 17 歲！去了一趟地方正好要回東京，到了前三站時看到那位老頭子走進來，我很想睡就小睡片刻了。那時候恰巧有一個婦人就坐在我前面……」那位像極工藤新一的少年說著指著一位少婦。

「我叫西代有理子！是要來參加友人的婚禮而坐上這列火車，之後那老先生上來，我就往前面車廂走去了！」那位少婦說著。

「嗯~~」目暮警官轉向毛利小五郎問「毛利老弟，發現什麼不對的地方嗎？」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毛利用著他的腦袋瓜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麼來。

一名檢驗人員匆匆的跑來，遞上用透明包裝袋包著的凶器說：「目暮警官，凶器檢驗出只有那位黑羽快斗少年的指印！」

「哦~~這樣看來真的是你的嫌疑最大的了！」目暮警官說著。

——No.3 迷離的案情——

可惡！線索還不夠！服部及柯南都在為這件事傷腦筋。走上案發現場的列車廂，蹲下身子苦苦的思考。

「喂！工藤！你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凶器只有那位叫什麼黑羽的指紋？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了……」服部苦惱的說。

「嗯！照這樣看來是他的嫌疑最大沒錯……但是如果他是凶手，一定會設法為自己解脫嫌疑的……再說是一時沖動，也不會笨到沒把凶器……」柯南突然想到什麼事情，低頭不語！

「工藤！你說的話讓我想到一件事情了！那就是臨時殺人的話，不可能凶器會沒有指紋的！但這樣說來，只有一個人有嫌疑了……」服部望向車外的人群。

「但是……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他為何要這麼做？證據呢？死者頸部的致命傷也是他做的？」柯南連續提出幾個疑點。

咦？地上有個東西反光……柯南蹲下用手帕拾起這個東西。

「鈕扣？」服部看向這件東西。

「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你看！上面還沾到一點血！」柯南對著服部說。這時走來一位警員。

「請問……有沒有調查出什麼了？他們的行李都檢查了嗎？」服部向著這位員警問道。

「嗯！倒是沒什麼特別的……你看，在他們的前面都放著他們的行李呢！」那位員警說著。服部從柯南的手中拿過鈕扣交給警員請他交給調查小組。望著那群人的行李，服部突然說話了！

「工藤！我們到那個地方去檢查看看！」

「對！說不定有我們想要的東西！」柯南也興致勃勃的說。這是要破案的前兆。

在他們的行李裏，服部及柯南儘量的仔細尋找。在一個一個物件前他們站定了。

「嘿！工藤！你想到了嗎？這件事的原因始末！」服部笑著問，眼神望向遠方。

「你打算怎麼做？那個最主要的凶器，我想是不會留下的。」柯南也笑了。

「沒錯！但他卻留下了是凶手的證據！」服部信心的說。

——No.4 真相大白——

「好了！你們可以走了！火車已誤點三小時了，快開走吧！檢驗小組有把命案現場拍留下來了！吧！」目暮警官指揮著現場。

「毛利老弟！依你看凶手是他吧！」目暮警官指著黑羽快斗問著。

「嗯！沒錯！凶手是他！這條網線可以證明！至於那位沒見到的紅色大衣男子，雖然不在這裏，但已排除是殺人的嫌犯！」毛利小五郎如此說著。

「小蘭！這下你可死心了吧！這條網線是從那小子身上搜出的。證據已非常充份了！」「嗯……」小蘭望向黑羽快斗。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及不信，但已無濟於事了。

「我不相信！服部已經在找證據了……證明他不是凶手！」和葉仍不相信的說，心中的聲音告訴她，事情還沒完！依她看來是有人嫁禍的，而嫁禍的人是那兩個身穿黑衣，行事偷偷摸摸的傢伙。突然……

「對！事情還沒完！主角們怎麼可以走呢？」服部走下列車望著眾人說著。

「我說服部，這是怎麼回事？你又想搗蛋了嗎？」目暮警官半閉著眼說著。

「目暮警官！你就聽看看嘛！服部哥哥好厲害的唷！」柯南對著目暮警官說。

「嗯！首先呢……我說目暮警官，這條網線是不可能插入人體肌膚的。」服部說著拿起網線玩弄成一團，繼續說著「因為……這條網線是軟的！」

「呃……」目暮警官訝異的望著那條被扭成一團的網線。

「好了！事情也該告一個段落了！首先凶手的原意是要嫁禍給那位原本就不存在的人物身上！對不對呀！車掌-涉谷先生！」服部語出驚人的說。

「這……你就不要開玩笑了，那會有不存在的人物？」涉谷勉強的笑著說。

「對！這位不存在的人物就是那位高大的先生！也就是你假份的。」服部又說。

「哼……你有什麼證據嗎？證明人是我殺的？憑什麼說那位穿紅色大衣的男子是我假扮的？你說啊？」涉谷激動的說。

「好了！我先問你一件事，你說那位穿著紅色大衣的高大男子經過走道，踢到我的腳！那時候你在那裏？」服部一臉悠閒的問。

「這……我……我……」涉谷一時答不出來而愣住了。

「還有，那位喝酒醉的先生還在大聲嚷嚷要下火車時，可聽到他話的人應該是這個車廂裏的人，包括那位高大男子！而上一站，火車根本沒有停靠！試問……

這個憑空消失的人呢？還有你怎麼曉得那位喝醉酒的先生在說什麼？」服部繼續說著。

「這……我當然是在要經過這個車廂的走道裏聽到的。」涉谷恢復鎮定的說。

「沒用的！你的身上帶了這麼多的證證，是誰都欺騙不了的。」服部語出驚人的說出這句話來。

涉谷身子一震，大吼：「哦？那你拿出證據來呀！你拿的出來，我就認了……」

「涉谷！你犯下了二個錯誤！一、你的證詞不該這麼詳細的描述事發的始末，而出現漏洞；使我認定你是那位不見蹤影的人物。二、你裝扮的高大男子不該在走道上爲了要加深人們對你的印象而故意踢到我的腳。所以呢？當你踢到我的腳時，我的飲料卻濺到了你的衣服，這是你料所不及的地方。現在你的大衣上應有殘餘的水漬吧！就在大衣裏面！對！就是你現在所穿的大衣，你的大衣外表

是藍色，而裏頭是紅色的，而那位高大男子的大衣表面卻是紅色而裏面是藍色，我沒記錯吧！而這件殺人案應是臨時起意，凶器之所以沒有你的指紋是因為你戴手套的關係。一般人戴手套的話是會被起疑的，而你卻不會。我說的對不對？車掌先生！」服部一口氣交代完整個案情後，目暮警官命人去檢查涉谷的外套；只見涉谷鐵青著臉說：「不必了！我承認！人是我殺的……」說著猛抬起頭來狠狠的說：「那個可惡的老頭……早就該死了！他十年前與我爸是商業上的對手，後來……我爸的公司倒閉走投無路而自盡了……」說到這裏不禁深深吸了口氣續道：「他上車來到最後一節車廂時，向我說了一句話……喔！原來你是十年前那個和我是商業對手——窩囊廢的兒子呀！怪不得長得這麼像，可你卻比你老爸好一些……不過呢……窩囊廢的兒子還是窩囊廢……哈……哈……哈……」

「我……我受不了……受不了他對我爸的鄙視，我爸是我最尊敬的人……所以我一時氣憤就拿起了棍子往他後面一敲……他就死了……」說著轉頭對著黑羽快斗說：

「對不起……我讓你變為代罪羔羊……我的行為也跟他沒兩樣了……」涉谷臉色充滿懺悔。現場的人們不禁啜歎。

「抓起來！」目暮警官命令的下達指令。

「等一下！目暮警官！真正的凶手不是他！」服部的話引起現場的人一陣騷動。

「哦？服部！你在開玩笑吧！他都已經認罪了……」目暮警官不解的問。

「事實上，那時候勇紀則夫還沒死！只是昏過去而已。」服部又說。

「那……那誰是凶手？？難道是他們？？」目暮警官指向黑衣人。

「不！雖然他們的確不是好人，但人不是他們殺的。」服部賴洋洋的說。

「呃……不是好人？？」目暮警官疑惑的重覆服部的話。

服部自知說溜了嘴，連忙說：「凶手就是她！」指著中野美香。

「我？別說笑了！我可是都沒離開過這個車廂，只有去一次廁所。而且這位先生的證詞也可幫我作證的。」說著指向永森裕一。

「哼！證詞嗎？我可以告訴你，他根本就沒有到過廁所！因為他吐的穢物好巧不巧的就在第二節車廂的走道，這證明他去的並不是廁所，而是通往第二節車廂的走道上。」服部定定的望著中野美香。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有嫌疑的人就是他了，為何扯到我的頭上來？」中野美香依然緩緩的抽著煙。

「沒錯！這樣一來他是有嫌疑……可是你也不是一樣有嫌疑了？」服部反問。

「哈……照你這麼說，那也倒是了！」中野美香依然抽著煙。

「還有一件事，你是逃不了的！那就是你的鈕扣竟然遺落在現場。」服部慢慢的說著。

「你有什麼證據，遺落的鈕扣是我的？而且，我根本沒到過後車廂去！」中野美香這時吐出了一團煙霧問了這句話。

「你又說錯話了！鈕扣我會說是你的，是因為這個鈕扣很特別，花紋跟你身

上的鈕扣是一樣的。而且，這個鈕扣沾有被害人的血跡……相信你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會檢查出血液反應的吧！雖然你已儘量的把它洗掉。」服部說著。

「……好吧！既然你這麼說了……我問你，如果我是凶手，那凶器呢？沒有凶器的話怎能斷定我是凶手？」中野美香嘴角溢出笑容。

「凶器當然是有啊！對不對？服部。」毛利大笑著向服部說。

「確實是沒有凶器！她不可能這麼笨的沒有把凶器丟掉！」服部望著毛利說。

「什麼？？這……。」毛利瞪大眼說不出話來。

「不過呢……你還是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沒把裝凶器的容器一起丟掉，現在它就在你的口袋裏！香煙盒中會有一根香煙它的濾嘴中間部份是中空的，仔細檢查可以發現有一些殘留致命的毒汁。」服部說完，所有人的目光一致看向中野美香的口袋。

「對不起！現在我要搜你的口袋！」目暮警官走向中野美香。

「不必了！我自己拿。」中野美香拿出了那支香煙交給目暮警官，而後對著服部坦承自己是凶手。

「那個老頭是我……就是我殺的！一針狠狠的往他的頸上刺去……哼！他竟然還有餘力拉扯我的袖子，死前竟還問我為什麼要殺他……呵……呵……平時壞事做太多了，才會不記得吧！……我爸跟他是十五年同窗的好朋友啊……他……他竟然狠心的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我爸……自己賺黑心錢卻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別人背！……」

「這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我是要調查當年的事才進入他的公司，好不容易才有機會靠近他的身邊當助手！卻無意中發現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該死！那個人渣本來就該死的！」中野美香捂著臉大叫。

事後，警察帶走了中野美香……留下了令人喟歎不已的事實，一個唯利是圖的人被充滿復仇之火燃燒的年輕女人所殺……。

「喂！工藤！那些黑衣組織的人要走了！」服部小小聲的對柯南說著。

「沒關係的！因為啊~我已經在他們的行動電話上做手腳了。」柯南不禁興奮的說。

「現在跟？」服部問道。

「雖然現在跟最好……但小蘭他們會起疑！等他們全都睡了再說。」柯南又說。

「會被追丟的！柯南，這不妥！」服部望著他們的背影。

突然，服部抓起柯南向著毛利蘭他們說：「毛利叔叔！小蘭、和葉；我今天要跟柯南去夜遊！大概會明天才會去你家了……掰掰！」

「喂！服部……」和葉望著服部的身影離去，突然心中起了一陣疙瘩，彷彿會有不祥的事既將發生。

「嘖！這小子！好好的不睡，要去夜遊？有什麼好玩的？」毛利咕噥的說著。黑暗中，正有一雙眼睛往這裏看著，突然眼神閃過一絲鎮定。

------(完)